

淮 剧

女 軍

李玉花 陈为翰 楊占魁口述
呂君樵 馬仲裕 筱文艳整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〔淮 剧〕

女

李玉花 陈为翰 楊占魁 口述

呂君樵 馬仲怡 筱文艳 整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《女审》是淮剧傳統劇目之一，經改編后，突出了人民性，曾參加1959年上海市戲曲會演，引起重視。

秦香蓮因戰功被封為都督，班師回朝，宋王擺宴庆功，香蓮重與仇人陳世美見面。當陳來叙鄉誼之時，秦香蓮升堂审問，历訴陳世美三大罪狀。世美仍恃驕馬之貴，信口狡辯。最后圣旨到來，命送陳世美回宮，宋王并遣御林軍包圍都督府。香蓮大怒，痛斥王法徇私，拔劍杀死世美，反出皇城。

〔淮 劇〕

女 审

口 述 者 李 玉 花 陈 为 翰 楊 占 魁
整 理 者 呂 君 樞 馬 钟 怡 筱 文 艳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南京路155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7/8 插頁：1 字數：17,000

1959年9月第1版

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5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8·0936

定價：(大) 0.11元



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演出剧照

筱文艳饰秦香莲 杨占魁饰陈世美



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演出剧照

何叫天饰王廷玉

应日隆摄

前 記

《女申》是淮劇傳統劇目之一。原来有《女申》和《包断》两折。内容大致如下：

秦香蓮經韓琪釋放以后，又得神仙之助，傳授兵法。后来西夏犯境，香蓮由于平寇有功，被封为亚国夫人、女軍都督之职，并鎮守介元关。

丞相王廷玉因陈世美不認糟糠，憤激不平，假傳圣旨，使陈世美充軍至介元关。香蓮聞訊，提审世美，高坐大堂，历訴其罪；由于子女講情，將陈世美押赴开封府交包拯审处。包拯問香蓮，此案愿断团圆抑断分离，秦答以愿断分离。但是当包以虎头铡处决陈时，子女又来为父护铡，而香蓮此时亦心有不忍，竟为世美講情。因此引起包、秦之間的冲突；互相較量权势，甚至彼此謾罵。最后，王丞相来函說明陈世美充軍真相，包拯只得釋陈。

从以上情节来看，前面的《女申》，确不失为具有較好基础的劇目。正如焦循在《花部农譚》中所說：“觀此剧（按指《賽琵琶》中《女申》一折）自三官堂以上，不啻坐凄风苦雨中，咀茶嚼藥，郁抑而气不得申，忽聆此快，真久病頓苏，奇痒得搔，心融意暢，莫可名言。……”由此可見《女申》中的人民性十分强烈，它表現了善良人們对被迫害者的同情和愿望。但后面的《包断》，对一向为人民所敬仰和爱慕的包拯、秦香蓮两个人物形象，却有很大的損害。因此，我們决定放弃《包断》而整理具有

艺术特色的《女申》。

在整理中，我們比較着重地研究了秦香蓮的性格和事件的矛盾的性質。

首先考慮到，人民所創造的秦香蓮善良而堅強的優美形象，應予保持；並且根據《女申》的具体情節的發展，她性格中堅強的一面，也需隨之發展。因為三官堂之後，她對陳世美殺妻滅子的惡毒嘴臉，看得既深且透。她所以跟從介元山隱名老者學習武藝，志在手刃仇者，持機行事。後來看到國家有危，暫將私仇放下，從戎殺敵。轉瞬十載，雖因平寇有功，官拜都督，但其志不在此；宿仇旧恨，耿耿于懷，好不容易凱旋回朝，秦香蓮原想通過“合法”鬥爭，把陳世美鬥倒，了却宿願。但是臉不知道陳世美的頑強靠山就是宋王，她不僅得不到同情，相反受到了聖旨的威逼、御林軍的包圍。在這種形勢下，她毅然決然地手刃了陳世美。最後，殺出皇城，重回介元山去落草。

我們企圖在這個平凡婦女的行動中，不僅反映出她的善良和堅強的精神面貌，面更能表現出她是一個在緊急關頭，克制自己，以國事為重，奮勇殺敵的愛國女英雄。官拜都督，那是由於立下了戰功，並非為追求爵祿。最主要的一點，這樣一來，她與陳世美的鬥爭，却顯得愈益複雜、尖銳了。

至於矛盾的性質，我們以為，從形式上來看，固然一個是都督，一個是駙馬，都是朝廷的重臣顯貴，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員；但實質上，秦香蓮與陳世美的鬥爭，仍然是被迫害者與迫害者之間的矛盾——十載宿仇的鬥爭。陳世美的罪惡，十年前即已存在，秦香蓮十年來如一日，除了變得更加堅強了以外，她並未有所改變，如果說有的話，只是在表面的身份上與過去有所不同而已，而在思想感情上，她還是原來的貧婦人。因此，秦香蓮還是“害不死”的秦香蓮，而陳世美也依然是

罪不应赦的陈世美。

此外，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，不仅表现了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；同时也揭露了所谓“国法”的虚伪性。“国法”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，徇私的，是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，即便对于杀敌有功的秦香莲也不例外。

关于“审”与“杀”的问题，秦香莲既能审，又何尝不能断呢？所以我们大胆地这样处理了：陈世美不死于包拯的虎头铡口，而被劈于秦香莲的剑下。

本剧改动幅度较大，但原本中的精华是依然保存着的。同时在演出上，原来的《女审》是一出唱工戏，改本丰富了表演艺术，使之有唱有做。

在整理和排演中，曾得到老艺人李玉花同志及筱文艳同志等大力协助，使我们获得了莫大的裨益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指正，以便继续加工。

吕君樵 馬仲怡 1956, 6, 16

人 物：秦香蓮、四女兵、四將、中軍、英哥、冬妹、王廷玉、陳世美、小太監、大太監

秦香蓮：（內唱“老拉調”倒板）

宋天子大擺慶功宴，

〔四女兵、四將引秦香蓮上。〕

秦香蓮：（接唱）犒賞我孔月華平寇凱旋；

在席前重見仇人面，

怒火中燒恨冲天；

我本想当着百官歷訴其罪，

御宴上比不得在兩軍陣前；

沒奈何暫忍心头怒，

〔進門，中軍迎上，眾帶馬下。〕

秦香蓮：（接唱）心問口口問心如何伸冤？

想我秦香蓮，当初在三官堂前，多蒙韓琪將軍深明大義，殺身成仁，我母子三人才得脫險。行至介元山前，遇見一位老者，傳授武藝，隱居多年，待機行事。（頓）只因西夏犯境，邊疆告急，朝廷懸榜招軍，因此改名孔月華，前去投軍。血戰沙場，三年有餘，聖上見我屢建奇功，封我都督之職。（頓）是我殺退敵兵，班師回朝，今日拜見天子，聖上賜宴犒賞，哪知在御席之前，咳！

(唱“自由調”)

十載冤家又相見，
昔日情景历历在眼前。
陳世美化骨揚灰我認得，
他却不知孔月華就是秦香蓮！
加官晉爵非我願，
刻骨仇恨怎能拋一邊？
若不是投軍殺敵邊疆遠，
我豈容這負義賊位列朝堂到今天！（思來）
此仇此恨，如何得報？如何洗雪？這，這……

〔英哥、冬妹上。〕

英 哥：母親！

秦香蓮：哦！英哥、冬妹……

冬 妹：母親你為何愁眉不展？

〔香蓮未理。〕

英 哥：母親上朝可曾看見狠毒的父親？

秦香蓮：兒啊！為娘要是會見陳世美，依爾等怎處？

英 哥：要是孩兒碰上了他，定要打他一頓！

冬 妹：是呀！不打他一頓，也要狠狠地罵他几句。

秦香蓮：兒啊！

(唱)打罵不能解仇恨。

英 哥：難道此仇，罷了不成？

秦香蓮：兒啊！

(接唱)若不為報仇何用隱居高山巔，

娘打算明日上金殿，

天子駕前雪沉冤，

上告那陳世美罪名三件：

不孝父母，

停妻再娶，

杀妻灭子，

有道是王法无私，他性命难保全。

冬 妹：母亲明日上告御状，待女儿来磨墨。

英 哥：如此说来，那陈世美活不了几天了？

秦香莲：嗯，天子准了御状，将陈世美明正典刑，为娘此生，心愿可了。英哥，冬妹。

英 哥：儿在。

秦香莲：准备纸墨笔砚，待为娘写状。

〔中军上。〕

中 军：启禀都督，王老相爷，投帖拜府。

〔香莲接帖。〕

英 哥：母亲，是哪位王老相爷？

秦香莲：〔转声〕就是当年引为娘进宫，要陈世美相认我母子的王廷玉王老相爷。

冬 妹：如此说来，王老相爷是个好人哪！

秦香莲：正是。

英 哥：既是个好人，母亲就该迎接。

秦香莲：嗯！吩咐大开正门，有请。

中 军：有请。

〔吹打，王廷玉上，香莲迎接。〕

王廷玉：孔都督！

秦香莲：王相爷！〔迎进〕儿等上前拜见。

英 哥：拜见老相爷！

王廷玉：不敢，請問都督，此二人是……

秦香莲：一双儿女。

王廷玉：相貌不凡，相貌不凡！

秦香蓮：相爷夸奖了。

〔香蓮示意英哥、冬妹退下。〕

〔王廷玉正在端相香蓮，香蓮回身。〕

秦香蓮：王相爷請坐。

王廷玉：都督請坐。（入座）

秦香蓮：王相爷过府，有何見教？

王廷玉：适才在庆功宴上，老朽与都督敬酒之时，我看你面熟得很，不知在何处見過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，故而特来拜府。

秦香蓮：啊！（略思）王相爷你是不知啊，还是故問？

王廷玉：人老眼花，只有不知，哪有故問？

秦香蓮：王相爷你太健忘了。

（唱“自由調”平板）

我时刻感謝你恩高义大。

王廷玉：这是哪里談起？

秦香蓮：（唱“自由調”）

容我把往事奉告老人家：

十年前相逢在胡同口，

拦橋賊冤怀抱琵琶，

王廷玉：都督当时怀抱琵琶，这……

秦香蓮：（接唱）我要告皇紗宮陈駙馬，

王廷玉：你是……

秦香蓮：（接唱）我就是秦香蓮改名換姓叫孔月华。

王廷玉：（恍然大悟）原来是你啊！

（接唱“自由調”）

不想你竟能从戎平西夏，

立下了不世之功实堪夸；
十年之間变化大，
只怪我年老眼昏花。

秦香蓮：王相爷你想起来了。

王廷玉：（接唱）当初你要告陈駙馬，
皇紗宮席前彈琵琶，
你身穿重孝站廊下，
鼓儿詞借題打劲他，
又誰知陈世美推臂装哑，
想当年真叫人切齿咬牙。

都督你的好口才。

秦香蓮：王相爷夸奖了。

王廷玉：哈哈……（略思）老夫还有話要問。

秦香蓮：王相爷請講。

王廷玉：昔日之事，如今作何打算？

秦香蓮：正欲明日上告御狀，听候圣上发落。

王廷玉：上告御狀？（略思）老朽有話奉告。

秦香蓮：相爷請講。

王廷玉：常言道，冤家宜解不宜結。如今你功高爵显，以老朽看来，你做你的都督，他做他的駙馬，既往不咎，岂不两全其美。

秦香蓮：多謝王相爷的美意，怎奈此仇不共戴天，焉能善罢甘休！

王廷玉：都督呀！

（唱“自由調”）

我不能坐山观虎斗，
冤家不宜結到头，

陈世美虽然罪应有，
还望你宽宏大量不計前仇，
常言道得罢手来且罢手。

秦香蓮：王相爷！

（接唱）老人家不必与他把情求，
那日与相爷分手后，
陈世美毒計又上心头；
这狠心贼！

（接唱）命韓琪追杀我母子图灭口，
三官堂險些儿把命丢；
幸遇韓琪人醇厚，
容我母子訴情由；
他念我子小女年幼，
釋放我母子他自刎头。

相爷啊！

（接唱）想起往事誰能忍受，
皇紗宮三番两次苦哀求。
他不問父母生前与死后，
貪图富貴把情义丢；
不認精糠和亲儿女，
杀妻天子寸草不留；
似这等衣冠禽兽世少有。

王相爷！

（接唱）此冤不伸此仇不报，
心怎甘休！

王廷玉：呀！

（唱“自由調”）

陈世美丧天良不如禽兽，
可怜那韓琪自刎荒丘，
秦香蓮遭不幸亏她忍受，
十年来她耿耿于怀誓报此仇，(頓)
只怪我好心腸喜爱多口。

秦香蓮：相爷啊！

(接唱)請相爷明日早朝做个本头。

王廷玉：这个？都督明日上告御状，陈世美論罪該斬，只是他……

秦香蓮：他怎样？

王廷玉：想他乃是当朝駙馬，只怕万岁不准，公主、太后不依，都督三思。

秦香蓮：这……难道說国法有私不成？！(稍有激动)

王廷玉：这个……告便。

秦香蓮：請便。(有些不安)

王廷玉：(唱“自由詞”)

香蓮要告陈駙馬，
論罪論法难容他，
只恐怕万岁难准本，
岂不是火上把油加，

到那时秦香蓮騎虎难下。(思索)

有了，待老朽即去皇紗宮，着陈世美前来拜府，他夫妻重見，那时节，陈世美見香蓮功高爵显，理正詞严，他必然恳求香蓮不要上告御状，想那香蓮乃是慈祥之人，定能饒恕于他。我就是这个主意。

秦香蓮：王相爷为何背地沉吟？

王廷玉：这，都督。有道是二虎相爭，必有一伤。你要知道，

我王廷玉呀是个好心腸的人哪！告辞！

（接唱）但愿得息事宁人共保皇家。（下）

〔英哥、冬妹上。〕

英哥：母亲，方才王老丞相前来为了何事？

秦香蓮：（二三鑼念白）

若問王丞相，

一片好心腸；

为了冤家事，

再三劝为娘。

英哥：相劝母亲何来？

秦香蓮：他言道，二虎来爭强，必有一损伤。

英哥：嘿！

秦香蓮：要为娘休告御状。

英哥：却是为何？

秦香蓮：（唱）陈世美招贅在宫墙，

老太后、公主必阻擋，

怕万岁不准本章。

英哥：难道此仇罢了不成？

秦香蓮：儿啊！

（唱“自由調”）

万岁准了娘的本章，

立斬世美伸冤枉；

倘若不准娘的御状，

英哥：母亲怎样？

秦香蓮：（接唱）到那时母子三人再另作主張。

〔中軍上。〕

中軍：启稟都督，皇紗宮陈駙馬前来拜府。

秦香蓮：啊……（感到突然）

〔英哥欲冲出，为冬妹所阻。〕

秦香蓮：且慢！（暗語）尔等暫且退下，为娘自有章程。

英哥：嗯……

〔香蓮示意冬妹劝英哥下。〕

秦香蓮：傳話下去，有請陈駙馬。

中 軍：都督有請陈駙馬。（下）

〔陈世美由小太监引上。〕

秦香蓮：駙馬！

陈世美：都督！

〔同笑入座。〕

秦香蓮：不知駙馬駕到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恕罪。

陈世美：岂敢。本宮少来拜候，都督海涵。

秦香蓮：不敢。（頓）駙馬駕臨，有何貴干？

陈世美：适才王老相爷进宮……

秦香蓮：他說些什么？

陈世美：他說道都督也是湖广人氏，因此本宮前来，一来拜府，二来叙叙乡誼之情。

秦香蓮：原来駙馬也是湖广人氏。（頓）想不到湖广还出了陈駙馬这样的貴人，为我们乡里增光！

陈世美：都督夸奖了！

〔同笑。〕

秦香蓮：請問駙馬，你是住在大湖广，还是住在小湖广？

陈世美：这个……都督取笑了。哪里有什么大湖广小湖广，本宮乃是湖广荊州府洒花县的人氏。都督你呢？

秦香蓮：我么！巧得很，也是洒花县的人氏。

陈世美：啊！不知都督，家乡还有何人？